

穿过那道山

马宇龙

一小块地，他计划在这里种上苹果树。他有过种植苹果的经验，知道苹果树正适宜在这样的土地生长。300棵苹果树苗被他一棵一棵栽了下去，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：他的家和苹果地之间横着一道山梁，他住在梁北，而苹果地在梁南，每天都要翻过岭岭子往返果园。岭岭子虽说不高，山前山后一个来回也要走10里羊肠小道，狭窄坡多，路上费时又危险，更没法做到时时照看果园。

于是田沛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他要在山下钻个洞子，打一个通道出来。望着横在家与果园之间的大山，这一个念头，就像那峭立的山头一样，在弥漫的黄土中浮现出来，越来越清晰。

这就是田沛所说的：给自己个出路。

二

1984年，田沛开工挖洞，一挖就是3年。

田沛清楚记得，那天是1987年的端午节，随着他手中的镐头奋力一击，一束亮光透了进来，洞终于挖通，熬了上千个日夜的田沛终于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光线。他成功了。

他有了出路，而这条路后来也成为全村人乃至全县人的一条出路。在田沛钻过山梁种起苹果之后，这里的人们也开始寻求脱贫的路子，寻求一方新天地、一种新活法。这片贫瘠的土地种什么才能不挨饿？他们种过苹果，种过烤烟，种过药材，种过蔬菜，也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，挖掘过乡村旅游的潜力。30多年过去了，田赵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省列“千村美丽”示范村。红河乡以田沛打出的愚公洞景观为中心，倾力打造出了一个生态种植、绿色养殖的特色乡村，可闻鸟语，能嗅花香，更有可供采摘的绿色农产品和可供品尝的特色食品……

一路听着田沛生动的讲述，听着这些之前看过多少遍但毫无感觉的数据：全长198米，宽1.8米，高约2.3米，移动土方1000多立方米1600吨……我切身体会到一个人找出路是多么不容易，敢想是一方面，敢想又敢干的人更值得敬佩。穿过“愚公洞”，一头钻出来，柳暗花明，只见青山环绕，碧水荡漾，山上的绿色成堆成团，如烟似雾，沟底草木丛生，一片青翠，还有叫不上名的鸟儿飞

起落下，叫声清越。山峦一眼望不尽，昔日的秃山穷水变成了万亩花海和水上乐园。村民以资金、土地、劳力入股投资，加盟公司，在家门口就业，奔走相告地领工资，笑声朗朗地分红……

寻求出路，不能靠毫无胜算的盲打莽撞。就像田沛，他打隧道是有底气的，因为他是个挖窖行家，在那之前他曾打过十余孔窑洞。除了有实践经验，田沛还有帮手。起初他是一个人干，后来妻子玲玲心疼他，帮着他干，帮着帮着，心劲儿就使在一起了，就成了打隧道的主力队员，也成了田沛精神上的支撑。田沛开始钻山打洞，是做足了准备工作的，他先是反反复复在山两边目测丈量，最终拿山两边、山梁上的大树作参照物，确定了洞口的位置和走向。之后，他又买回材料，自己动手生起火炉子当铁匠，锨头、洋镐等一些必备工具都是他自己一手打制的。然后又拨弄墨斗、推刨当木匠，赶造了小推车、铁锹把、木簸箕等木制品，光这些准备工作，就花了一年时间。开挖时，村里人得知消息，议论纷纷，心停的、嘲笑，什么人都有。反正就是一句话，都认为田沛夫妇瞎折腾。对此，田沛的态度是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方向丝毫不变，靶心一点不散。那一声阳光透进来的轰鸣，撼动的又岂止是一片荒山坡，也让村民们板结的心思轰然洞开。

田赵村的脱贫致富，其实也是憋着一口气、憋着一股劲儿干起来的。田赵村里历来多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土豆等低产值作物。从1991年到1999年，田沛干了近10年村党支部书记，他带领村干部结合村情，想办法，创条件，大胆尝试发展果品、蔬菜、花卉等特色增收产业。在他和后任者的不懈努力下，村上的产业路子越走越宽，近几年新建苹果园230亩，栽植山地核桃380亩，间作套种油用牡丹380亩，种植露地膜洋芋156亩、辣椒74亩，引导贫困户种植常夏石竹、滨菊、天人菊等特色花卉110亩……

群众致富的路子彻底打通，越走越宽。2019年，田赵村终于实现了整村脱贫。

三

走在田赵村整齐有序的小康屋群

里，屋舍俨然，花坛吐香，随处可见的大棚内瓜果飘香，我看到有些日光温室还配上了电动化浇灌设施、电动化卷帘，安装了保暖灯，在温室设置了前“店”后“厂”，前“店”育苗，后“厂”栽菜……古老的土地散发出新的勃勃生机。

如今的田赵村，处处有路，路路通畅。从田间小路到加固加高的砂石路，再到宽阔平坦、出行畅通的水泥路，平整干净，如长带飘逸、蜿蜒，顺着河谷缓缓爬上，成为田赵村重要的产业路和旅游路。硬化路上车流穿梭，鸣笛声响起，一辆辆货车前往果园，前往温室，前往牛棚，拉着苹果、籽瓜、蔬菜、红牛，走出村，走出乡，走出县，运往城里去。今年，连片的娃娃菜丰收了，小卡车、三轮车在地头排成长队，转运、收购，准备送往城里的超市。人们忙碌着，起菜、分拣、打包、过秤、装车，娃娃菜捧在他们的手里，就像捧着一个“金娃娃”。

更多的车是通往“山水田赵”乡村旅游点，拉来南来北往的客人，让田赵村成了一个人气满满的地方。有一道阳光正好照亮了半山里的村庄，两列青山错落交叠，整洁的旅游点与房前屋后的花红柳绿相呼应，新楼与旧屋紧相依存，昔日的贫困村已然“蝶变”为美丽的幸福村。

告别田沛和他的“愚公洞”的时候，我去了田赵村前的龙王桥。红河大峡谷从龙王桥下横穿而过，绵延数十公里，河水长年流淌，清澈见底。两旁石崖陡直，被河水常年冲刷留下的道道痕迹新旧累加，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河谷上空，层层堆叠的秋日云朵匍匐在日光的缝隙前，边缘镶上了火红的光金。回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——岭岭子山，望着田沛老人矍铄的身影，从田赵村到红河乡，再到整个涇川县，乃至平凉的广大乡村，仿佛都有无限生机正悄悄地勃发。

从田沛等一代代田赵人身上，能清晰地感受到，有一种在意识深处流淌的东西，成就了今天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精神气质，而它也将延续下去，生生不息。2015年，愚公洞被共青团涇川县委定为涇川县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。你仿佛可以看到，一个个新农村正在静悄悄地积聚力量，等待新一轮的振兴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我与一座城

湘中古城邵阳，素称“宝庆府”。城中的青龙桥很有名。青龙桥西端，伫立着一棵老香樟，守着“宝庆府”的千年岁月。在它身旁，邵水河蜿蜒流淌，高楼鳞次栉比，人车如潮。据说，这棵老香樟本该移走，却硬是被有情结的市民“保”了下来。

老香樟的风景里，叠印着我少年时光一张难忘的照片。

那年夏天，我和两个同学被选拔到邵阳市里参加作文竞赛。初进邵阳，领队的龙老师为了犒赏三个乡下孩子，特意带我们去逛青龙桥。在青龙桥，我一下子就被那棵香樟树给吸引住了。树有几米高，三个大权朝着不同方向，亭亭如盖。龙老师见我们很喜欢这棵树，便以此作背景，用随身携带的老式相机为我们拍照留念。

我们又随龙老师参观了香樟树附近的水府庙。水府庙矗立于资水与邵水河汇合处，与青龙桥相望。记得那时的水府庙，八角翘檐上，绘饰彩凤振翅欲飞，各色人物画栩栩如生。“宝庆府”是宋理宗时候才有的称呼，写在那老城墙上，历经光阴。老城墙垒墙的巨石，据说是以桐油、糯米汁混合砂浆勾缝的，条条纹理如同古城的巨大皱纹，记录着历史沧桑。

老香樟、青龙桥、水府庙、老城墙……构筑起少年时我心中的“宝庆府”模样。长大后能进“宝庆府”，也成为那时候我的一个梦想。

我的老家在旧称“宝庆北路”的山香界里。爷爷年轻时做过挑夫，挑山货进城，又捎些百货回来。父亲则为当年的宝庆纸厂用板车拖过麦秆。爷爷和父亲常对我说，好好攒钱读书，将来进宝庆府，做个城里人。三尺的岁月里，我于高考场上拼搏，三尺讲台耕耘，几次选调，虽经曲折，却一步步向着“宝庆府”靠拢。眼见青龙桥、水府庙、老城墙，特别是那棵老香樟的影子愈来愈近……

这一年，竟然成了“宝庆府”里的“上班族”。那时我供职于一份内部资料性报纸，报纸在市内江北印刷，一周在此审稿三次。每次审稿结束，我就会拖着疲惫的步子，踏着夕阳，沿老城墙边的资江散步，感受古城晚照，眼前浮现出那棵老香樟的身影……

终于挤进江北附近安家，在古城大屋檐下营一个小巢，算是完成几代人“进宝庆府，做城里人”的夙愿。于是，生活的节拍慢慢地变换着。在对古城的寻觅与追赶中，我不断地与这座城相融。

周末或节假日，我必定出门走走。也不走远，就在城里。譬如到新建的步行街去。步行街在东风路人民广场附近，人气颇旺，街对面的巷里，有一家馄饨店每天排着长队。有时也去几经改造的沿江路，看着江边一级一级石磴，恍惚看见当年从古城漂向汉口的毛板船的背影。更多的时候，则是踱进“宝隆和”吃一碗米粉……

因为自己后来所从事的文史工作，我常去的地点中又增加了红旗路上的湘中图书城，流传着“井水当酒卖”故事的曹婆井，双清公园里明朝大臣顾璘题名的“砥石矶”……当然，老

香樟树下的古城

肖克寒

香樟、青龙桥、水府庙、老城墙等还是必去的。古城仿佛一位慈蔼的老人，温情地注视着我在城中穿梭来往。

日子如流水般流淌。在那一页页翻过的时光中，我分明听见城外新修机场的引擎轰鸣，开发区建筑工地的咚咚钝响，洒水车为行道花喷水时的音乐……

在古城我还结交到众多朋友，有专攻竹刻的，有研究太极文化的，有在西湖桥下自演自唱京剧的……闲步桂霞桐荫，与友人们共话城市建设，追忆古城风物，畅谈今日生活。回到家中，拧开自来水龙头，新引的泉水清亮甘冽，胸中顿生与古城水乳交融之感，灵感也如泉水般涌来，于是打开电脑，一篇酝酿已久的关于古城的文章自键盘流淌而出。

那天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竟是当年在香樟树下给我们拍照的龙老师。现在他常住深圳，这次特意回家乡来看看。我作为“家里人”，当即表示一定陪他在这里吃吃、走走。吃，当然少不了古城的特色菜“猪血丸子”“三合汤”；走呢，首选地就是青龙桥、水府庙、老城墙等几个最有象征意义的点，当然，还少不了那棵老香樟树。

最后，尽管腿脚不便，龙老师还是坚持要增加两个点——爱莲文化广场和火车站。

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坐火车去娄底读书，乘车地是现在的货运北站。绿皮慢车到娄底要咣当咣当五六个小时。如今，新修的火车南站已有了高铁，去长沙不到两个钟头。在车站广场，我陪着龙老师四处走动，在“睁眼看世界”的老乡魏源雕像下流连。龙老师又提出来，叫上在古城工作的几位学生一起聚一下。商量来商量去，我们定了青龙桥头的一家餐馆。饭后，又在那棵老香樟下合了影。

原来，龙老师也没有忘记当年给我们拍照的事。我在心里说：老师，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已种下一个心愿，要像那棵老香樟一样，永远热爱和守护着这座古城。

草木味道

屈绍龙

色也各有不同。

在靠近水源的地方，也有各色植物相互竞艳。莎草抽出三棱形的花茎，狭长的叶子上有一道道的棱纹，深色花穗高高挺立，布满了浅黄的花粉；水杨梅沿着地面匍匐，花茎细长，枝蔓攀爬得整条沟渠都是，到了秋天就长满带软刺的小绒球；薄荷散发着强烈而独特的气味，绝不会被认错；苦苣菜的花儿颜色洁白，偶尔夹杂一丝淡淡的黄颜色，这是蜜蜂钟情造访的花儿。

每周我都会来到小溪旁边，坐在白杨树下欣赏风景。路旁的牛蒡叶子逐渐舒展开来，花儿也竞相绽放。蒲公英、白屈菜、金盏花和忍冬的花开成了一片金黄色的花海，简直占尽了春色。紧紧簇拥着它们的还有些紫色的连钱草、红色的野苘麻和雏菊。黑刺李、马栗树和山楂树也相继吐蕊开花，而整片草地因为长满了毛茛而变得一片金黄。

溪流流淌，如往日般清甜甘醇。下游的拐弯处长满了茂密的莎草，柔嫩的蒲草则占据了上游，一副此地非我莫属的神气。水面四周还能看到野山鸡和田鼠出没，不过水中却没有鱼儿的踪影。我的正前方，朝南的方向则是一片空旷的草场和宽广的麦田，温暖和煦的风不时吹来一团团的白云，草场和麦田明暗交错，时而被阳光普照，时而被云影笼罩。

淙淙流水蜿蜒穿过草地，朝我的方向奔来。溪水微颤，似乎随时都会漫过溪岸。水流平缓处波澜不兴，闪着微光，如同打磨抛光的明镜，唯有柳树的倒影投在水面，微风掀起，荡起粼粼波纹。

视线越过长满谷物的绿色斜坡，可以看见轻薄的雾气在远处林间缭绕，群山若隐若现。白杨树娇嫩的新叶色泽浅淡发白，尚不能像大片叶子那样哗啦

哗作响，只在风中发出微弱的沙沙声。马栗树的枝叶无力地垂下了头，宽大的绿叶一时无力遮挡阳光。依稀看见远处路上零星散布着白色的斑点，那是黑刺李树丛凋零的花瓣。

有个角落里长满了山茱萸。山茱萸夏季开花，赏心悦目，秋天则挂满深红色的浆果。霜冻过后，有些叶子的边缘会变卷翘，颜色也会变成深红色。这里还有两三尺绣球花树丛，它们在六月开满白花。这种野生绣球花不像公园里培育的那样呈雪球状，而是呈扁平的环形，外圈的小花最为洁白，靠近中心的部位则略显淡绿，惹人怜爱。

端详着，想象着——到了夏天，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，粗糙的墙、茅草屋顶、爬满常春藤的窗户定会镀上迷人的光辉。灰蓝色的炊烟从高高的榆树旁边袅袅升起，园子里树影婆娑，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鲜花。



图为邵阳市城市风光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